



中国情感快餐 粉皮书

王 敏◎编著

今夜 你会不会来

这是一段情，还是一种爱？
留下的，是缠绵的回忆，还是无尽的感慨？

灵魂、肉体、纵情、纵欲……
交织成网，久久徘徊。
我想问，今夜你会不会来？
我想问，你的爱还在不在？

京 华 出 版 社

419

今夜你会不会来

王敏◎编著

中国情感快餐
粉皮书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今夜你会不会来：中国情感快餐粉皮书/王敏 编著. —北京：京华出版社，2010.9

ISBN 978-7-80724-994-8

I. ①今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75831号

《今夜你会不会来：中国情感快餐粉皮书》

编 著 / 王 敏

责任编辑 / 徐秀琴

特约编辑 / 墨 玉

装帧设计 / 浩 典 · 南 戈

责任印制 / 臧威威

出版发行 / 京华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一区13楼2层 100011)

(010) 82072559 62032380 (发行部) 62022161 (FAX)

(010) 62013583 62002496 (编辑部)

印 刷 / 北京泰山兴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/ 170mm × 240mm 1/16

字 数 / 225千字

印 张 / 21.5

版 次 / 2010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724-994-8

定 价 / 29.80元

京华版图书，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联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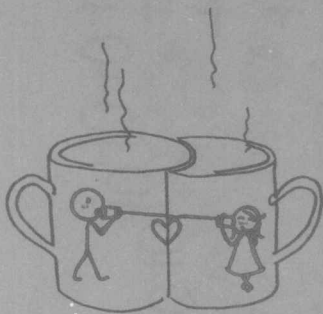


序言 Forward

2008年以来，某社会学研究所一直在做关于“中国人性行为及性心理”的社会调查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。作为本次调查的合作者，我在数以百计的被采访人里面，找到一些“一夜情”的参与者，与他们做了最私人化的交流。

按照社会的道德标准，他们是所谓“性乱”一族。然而，他们绝不等同于流氓无赖。在身份上，他们大多是公司职员，甚至是管理层，另外还有大学教师、私企老板、行政事业单位干部；在学历上，本科居多，也有硕士博士；在性别上，男性比女性稍微多一点点，但差别不大。

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。他们有相当的文化修养，却做着似乎最堕落的事情。在某些方面，他们非常遵从道德规范；而在另外一些方面，却惊世骇俗，一夜情、多夜情以



及其他各种尝试，都是他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对于性，他们往往持开放的态度，敢于尝试；但太多的尝试，又让他们无比痛苦、无比迷茫。他们中的很多人，在这种痛苦中体会着“另类”的刺激，无法自拔；也有人从中解脱，认为最传统的是最好的，甚至认为封建社会的性道德最合理。

在他们所讲述的故事里，我们可以看到太多：爱情故事，成长的历程，外遇，一夜情，欺骗，对社会的看法，对网络的态度，对人性的探索，等等。

作为他们故事的记录者，我只能安安静静地倾听，老老实实在地记录。他们有切身体会，而且发自肺腑地表达出来。他们中的很多人口才相当出色，而且，还有个别人自己把故事写出来给我，几乎原封不动就可以发表，即使是从文学的角度上看，仍然如此。

为了让他们自然讲述，我没有强迫他们从“一夜情”讲起，机械地讲述一夜情本身。我不希望本书成为干巴巴的“一夜性”的记录。事实上，任何人的“一夜情”都有其前因后果，并不是一夜欢愉那么简单。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关注他们，就会发现，“一夜情”只是他们生活的冰山之一角，其底部有太多的内容，要比一夜情丰富得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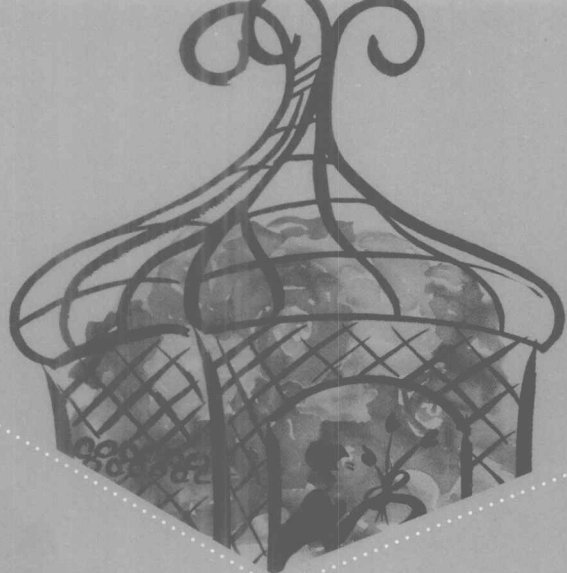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谈到的事情，因为涉及性，所以本书在记录时删除了一些细节描写；另外，故事中涉及的人名和地名，也都经过处理，因为他们还需要安定的生活。

中国最知名的性学专家潘绥铭教授曾在凤凰卫视发言：“中国的性革命已经到来。”这样的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还是不好？怎么应付？革命之后怎样？这些都是问题。本书主人公，既是另类，又是先锋，我们或许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一点启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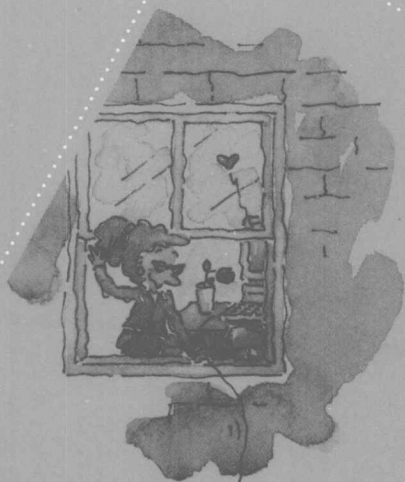


Contents

目录



- 第一梦 :: 找不到方向 / 2
- 第二梦 :: 真正的放纵很难 / 18
- 第三梦 :: 我不知道是激情还是冷漠 / 32
- 第四梦 :: 我离天堂一步之遥 / 42
- 第五梦 :: 女人今夜不回家 / 54
- 第六梦 :: 受伤害的总是女人 / 66
- 第七梦 :: 给堕落一个理由 / 80
- 第八梦 :: 渴望乌龟似的爱情 / 90
- 第九梦 :: 我干掉了自己的尊严 / 102
- 第十梦 :: 偷情是一种病 / 112
- 第十一梦 :: 爱是一朵寂寞烟花 / 122
- 第十二梦 :: 绕不过的是身体 / 136
- 第十三梦 :: 我是个老小孩 / 150



- 
- 第十四梦 :: 一个叫守候的女人 / 162
- 第十五梦 :: 享受男人 / 174
- 第十六梦 :: 盲目走进无知的生活 / 180
- 第十七梦 :: 欲望在春季萌芽 / 192
- 第十八梦 :: 梦想与现实之间的爱 / 202
- 第十九梦 :: 游荡在魔兽中的灵魂 / 212
- 第二十梦 :: 握住左手写下我爱你 / 224
- 第二十一梦 :: 有多少事可以重来 / 234
- 第二十二梦 :: 女人中的妖精 / 244
- 第二十三梦 :: 荒唐的人生 / 256
- 第二十四梦 :: 租房惹出的那些事儿 / 272
- 第二十五梦 :: 来不及相爱 / 284
- 第二十六梦 :: 尊严也是一种消费品 / 296
- 第二十七梦 :: 为了寻找真正的家 / 312
- 第二十八梦 :: 剩女相亲的日子 / 322

419

今夜 你会不会来

王敏◎编著

中国情感快餐
粉皮书



NO.1
第一梦

找不到方向





初次见到我们的女主人公，我惊异于她的沉稳干练。

当时她刚刚关上车门，很利索地转过身，朝我轻轻地

挥了一下手。靛蓝色的职业装，没有一点皱褶，短

发，淡妆，商人所特有的淡淡的微笑，浑身上下无处

不透着精明强干。

我们在茶餐厅里落座。还没等我说话，她掏出了一支

烟，礼貌地问我：“可以吗？”我点头。她深深地吸

了一口，然后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。

∴ 漂洋过海去爱你 ≈

德国是个美丽的国家，到处都是古老的建筑，干净的街道上种满了树和花，简直就像花园一样。2005年，我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，对于我这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内地学生来讲，好比进了天堂。我常常独自漫步在美丽的河畔、海滩，享受清晨、傍晚的凉风，同时尽情享受孤独的滋味。

时间真的可以改变一切，一转眼就一年多，我还有一个月就要离开这个我曾经非常喜欢的地方。是的，曾经！我现在已经无法再喜欢这个地方，这是个很压抑的地方，对中国留学生来说，更是这样。我庆幸自己保持着一个游客的心态，感叹自己好比来到了装修豪华的邻居家里参观。我尤其厌倦了孤独，我无法再把它当成一种享受，在如画的风景中却总是一个人，这简直是一种罪过。是的，我决定放弃继续留在这里，我要回国，回到属于我的地方。



放弃继续签证的当天，几个朋友为我饯行，我们来到一家中餐馆，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，在这里我认识了他，一个我一生无法忘记的大男孩。说不幸，是因为我竟然在马上回国的時候才认识他，而我几乎第一眼就爱上了他。

他就在那里，我一进餐馆的大门，就看到了他，他坐在我的一位英国朋友Johnson旁边，脸上露着笑容，那笑容很真诚，绝对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微笑。成熟而又天真的眼神直视着我，毫不掩饰对我的好奇。我有一丝紧张，是一种让自己也奇怪的紧张。Johnson朝我招手，我走到桌旁，他们俩都站了起来，他朝我伸过来手，握手后Johnson给我介绍他。

原来他是个美国人！我这才开始认真地审视他，他个子比较高，应该超过一米八，很结实，皮肤黑黑的，看上去非常健康。长方脸上架着个窄窄的眼镜，平添了一点斯文。他笑咪咪的，开口说话了：“Glad to meet you！”天！他说英语，我可是把英语单词都还给老师了。我最恨说英语了，怎么办？我尴尬地朝他笑了笑，求救般地望向Johnson，对他说：“我知道他说什么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”Johnson笑了：“有我啊！”

他的中文名字叫张桦林，他甚至在纸上写出了这三个汉字。原来他也是华人，他的爷爷是从上海去美国的第一代，而到了他长大，就没有人再跟他说汉语了，他会说几句上海话，对我来说却比英语更难懂。

托Johnson的福，我们沟通得非常好。他很健谈，我们甚至谈到了自己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我说的一切他都感到新鲜。他跟我学说一些他以前会的汉语，比如“吃饭”、“好吃”、“好看”等，每次说完都引得在座的人哈哈大笑，他自己尤其笑得开心，几乎露出了他的全部的牙齿给我看。我发现他真的很可爱，天性纯真。因此，我毫不隐瞒对他的好感。

他喝酒很快，没有任何人劝他再喝一杯，他也会自己给自己再倒一杯，一饮而尽。到了有人提议离开的时候，他已经喝多了，一迈步就摇摇晃晃，好像理所当然地由我扶着走出了餐厅。

Johnson送我们每个人回家，张桦林要求最后送我回去，于是我留在车里，直到人都走光了。车路过莱茵河畔，张桦林要求停车，拉着我下了车，挥手向Johnson告别，Johnson朝我摇摇头说：“他喝多了，你照顾他吧！”然后不管我的抗议，开车就走了。

晚上的河畔很安全，巡逻车每隔半小时就会出现一次，柔和的路灯把河畔映射得非常浪漫。我们在一盏路灯下坐下来，他把身体轻轻地靠向我，并没有让我觉得突兀，相反，很自然。我突然想起背包里有一个“快译通”，拿出来，配合着我那逐渐苏醒的英文表达，滴滴答答地敲出我不会的生词，然后再点一下“真人发音”键，机器便发出像机器人一样的音。我们俩于是大笑，这个东西引起了很大的兴趣，他也在上面敲了几个字，机器便发出

了：“I like you!”然后他静静地看着我，直到看得我脸红，他就很直接地伸过头来，轻轻地吻了我的唇。我身体轻轻震颤，无力地回应着他，好像等这一天等了很多年。

他告诉我，他来德国是参加一个好朋友的婚礼，婚礼后就被朋友带来见我们几个“Chinese girl”了。他明天就回去，短时间内可能没机会再过来。我也告诉他，我一周之内就要回国了。他问我什么时候再来，我回答说不会再来了。他很不理解地看着我，于是我又费劲地解释了半天，说我们中国人很难有出国的机会。他还是很不理解，可也没多说什么。

他的酒店离河畔不远，他邀请我去房间坐坐，我没有拒绝。路上，他一直搂着我的肩。我们的个子很合适，我觉得很般配，有种被保护、被爱护着的感觉，我非常喜欢。进了房间，他和衣躺到床上，告诉我他的头很疼，拉着我的手，拍拍他的枕边很认真地说：“别回去了好吗？我一定什么也不对你做，我发誓。”夜很深了，我没给他矜持的印象，也没必要矜持，因为那也是我想要的，也许明天以后我就再也见不到这个我喜欢的人。

大概因为酒精的缘故，他很快就睡着了，而我在温暖的怀抱中清醒地坚持到了天明。我悄悄下地，进了卫生间，再出来的时候，他已经神采飞扬地坐在窗边的沙发上了，告诉我他的飞机是上午9点的，他不能送我回去了。我很礼貌地离开，他送我到门口，很礼貌地和我道别，好像两个陌生的人一样，我一离开他的房间，他就关上了那道门。

我的心刺痛了一下，眼泪不争气地在眼眶里打转。我告诉自己，千万不要成为那种自作多情的可怜人。于是，我挺了挺胸，笑了一笑，我要忘记这个无法再见的人。

我定了3天后的机票。这几天，我开始快乐起来，因为就要见到亲爱的父母，还有我惦念的朋友们。我忙碌地逛遍了城市里的每个角落，买了很多国内比较少见到的小玩意儿。拎着一大包东西回到住处，同室的女孩告诉我有电话找我，是个老外，俩人电话里费了半天劲，才弄明白是找我的，但还说什么就不知道了。女友紧接着白了我一眼说：“老外也认识啊？”她是心直口快的人，我们同住之前互相约定，交友一定要慎重。我说，不是老外，是个不会说汉语的华人。我追问她电话到底说了什么，她没理我，就说什么也没听懂。

我的心开始乱跳，整个下午六神无主，就等着电话能再响起。我知道，一定是他，如果是他来了电话，我该怎么说呢？忙乱地翻开口语书，找到几句最常用的问候，可怎么也看不下去。我开始恨自己真没出息，还以为不会在意这个人了。电话真的又响起了，我听到铃声后很紧张，没敢马上跑过去接，因为同屋就在电话旁边。她接起电话，听了听，话都没说就递给我。我接过电话，听电话里一阵男声的“hello”，呵呵，对方正为这边为什么接听了却不说话而奇怪呢。他尽量用最简单的单词，告诉我，他又回到了波恩，并且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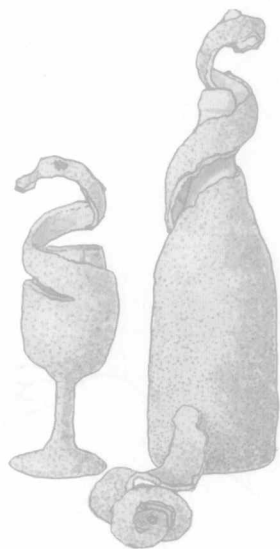


是在那家酒店的大堂等我。我放下电话，双手有点颤抖。我没想到，会在离开前再次见到他，这实在让我惊讶。我想好好打扮一下自己，但又怕让他久等，慌乱地换了一件新买的T-shirt就跑了出去。

酒店大堂里的他，跟第一次见面的样子完全不同。第一次见他时，他刚参加完朋友的婚礼，穿得很正式，一身深蓝色的西装，配格子的暗红领带，看上去很稳重；这次却换上了POLO-shirt，配了一条发白的牛仔裤。看见我，他又微笑起来，很阳光（我想不起别的形容词）。他的笑很有感染力，因为我也在笑呢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他却说了声：“你好！”生硬的发音引得我发笑，我一下子就放松下来。

他要求我陪他去一家高尔夫专卖店。在路上，他对我说，再次来波恩是专程给我送行的。我很惊讶他这么说，但很开心，他的眼光并没有让我觉得他把我当成情侣，因为他始终像好朋友一样谈话，没拉手，也没说任何有关爱的话题。

晚上，我们去吃当地的风味海鲜。他告诉我，他很爱吃海鲜，但只在出门的时候才吃。他请我吃很大的龙虾，又喝了很多酒，话变得多了起来。我的英语口语神速地进步



着，可以比较自如地表达了，甚至可以跟他介绍中国现今的国情，当然主要还是由最简单的句型，套上“快译通”的单词。他从钱夹里掏出一张小照片，上面是一个很老的老妇人和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，我看出那是他年轻的时候。他指着老妇人说，那是他的奶奶，已经去世几年了，他很爱她，喜欢听她说中国，但他没机会回去。他还说，他想去中国看我。我停住笑容，很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问：“Really？”他也停住笑容，非常诚恳地答道：“真的。”我又被邀请，来到了他的酒店房间。他先洗澡，然后是我。我们没说什么，但我知道，是该发生什么了。我没有兴奋，还有点难过。我知道我愿意，虽然我根本没机会去多了解这个将要和我上床的男人，但我愿意。我不想留下什么遗憾，因为我很清楚自己有多喜欢他。

他很正统，是我走过去抱住了他。他很温柔，我们亲吻，拥抱，然后结合，不熟悉得有点尴尬。我要求他不要开灯，在黑暗中，我尽情地呻吟着。他很激动，为了我最原始的反应而激动。我第一次主动亲吻一个男性的全身，抚摸他光滑而有弹性的皮肤，配合着他的动作，甚至有点疯狂。他在喷射的刹那大声说：“I am crazy！”然后紧紧抱住我，直到我快不能呼吸。我把头埋在他胸前，感受他的呼吸及心跳，我知道黎明又要来临了。

清晨，再次上演了理智的一幕。他告诉我，因为工作需要，他必须再搭9点的飞机回国，不能送我了。我告辞，直接走出他的房间。他追出来，要求我留下国内的号码，我疑惑地看着他说，我家人没一个会说英语。他笑笑，坚持着。我把号码写下来，他

摸了摸我的头，很干脆地关上了门。那一刹那，我的心仿佛死掉了。

飞机穿过云层，让我有种做梦的感觉，好像我是一年多以前那个第一次坐飞机的女孩。闭上眼睛想休息一下，张桦林的影子马上出现。那种大男孩式的笑容，像照片一样投射在我的脑海，我禁不住眼睛发酸，忙找了张纸巾擦拭。旁边的乘客关切地看着我，不等他开口，我马上侧过头，再也没有转过头去。

飞机降落了，我激动起来，手忙脚乱地拿齐行李。一出闸门，伴随着一阵欢呼，我看到了白发的爸爸妈妈和一堆好朋友，心中一阵温暖。

我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。不同的是，我发现很难和以前的朋友找到共同话题，听他们说这个那个，觉得自己好像傻瓜一样插不上嘴。渐渐地，失去了见朋友的兴趣。无聊之中，给自己买了台电脑，申请了上网账号，开始了我的网上人生。

网上的朋友很热情。那时候，上网的多是IT行业的技术人员，普遍素质较高，人品也都朴实，大家谈天说地，却从不越轨。我的生活被这些人充实着，也被热情地邀请参加了几次聚会，聚会的人用现在的话可以说全部都是“恐龙”，清一色的男性，清一色的眼镜。经常是只有我一个女孩出席，他们非常关照我。我的电话开始长时间地占线，时间像流水一样流淌，转眼两年过去了，而我毫不在意。午夜的梦里，我会想起那个和我说英语的男孩，天亮了甩甩头再把他忘掉。我频繁地参加各种聚会，总是玩到深夜回家。我努力让自己快乐，让自己忙碌。同时，开始打算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。

又一个深夜，我回到家里，刚刚甩掉鞋子，电话就大声响起来，我怕吵醒爸爸妈妈，忙抓起电话：“喂！”电话里没有声音，我以为是什么人捣乱，刚想放下，突然听到电话里“滴”的一声，然后仿佛来自外太空的声音响起：“Hello！”竟然是他？这是我从来不敢奢望的。电话里的他不忘问我一声：“你好吗？”然后迟疑地问我，是否还记得有他这么个朋友？并且表示因为白天很忙，又怕找不到我，所以深夜打搅，很是抱歉。我只有听着，一时不知该做什么反应，只是一声声地应着。他也许弄不清楚我对他的态度吧，客气地告诉我，他下个月要到上海来，希望我能去见他，并且马上强调可以报销路费，只是不知道我有没有时间。我毫不迟疑地答应了，并且表示我非常高兴能再见他。他开始放松起来，突然用清楚而缓慢的中文问了我一句：“你的爸爸妈妈好吗？”我很惊讶，然后回答：“很好，谢谢！”他说他很笨，找了个老师学中文，可学的当天晚上就忘得差不多了。他还叮嘱我，一定要好好学英语，因为我的英语怎么说都比他的中文强。知道了我的态度，他说明天就去订票，然后再通知我，我于是告诉了他我的手机号码。

第二天差不多同样时间，他的电话打到我的手机，通知了我他的航班号。我立刻开始准备去上海的旅程。



∴ 当寂寞成为习惯 ≈

再次见到张桦林，感到稍微有些陌生。他还是那么轻柔，但是温柔之中，似乎掺杂了小心翼翼，以及不可告人的愧疚。女人的敏感是无法抵抗的。我直视他的眼睛，爱恨交加。他向我坦白，他已经结婚，而且被总公司调到上海分部工作，可能要好几年，家就建在上海。他甚至流了眼泪，说自己有太多的无奈，请求我的谅解。我不知道怎样才算是谅解。只知道，在那一刻，我觉得他离我很远。心里似乎无爱无恨，又似乎失魂落魄。我抓起衣服，连夜离开上海。

回到家后，我又开始了喧哗而寂寞的生活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迷上了聊天，多少个深夜，我躲在屏幕深处，窥探一个个寂寞的生命起起落落。凌晨一点，手表的指针抚着白皙的手腕，时间从指尖缓缓流过，有鲜红的汁液，一滴一滴，在枕套上凝固成黑色的痕迹，一种彻骨的寂寞瞬间席卷全身。

当爱情从身边擦肩而过，寂寞会渐渐地成为一种习惯，慢慢融化在曾经沸腾的血液中。我借用朋友的一个很性感的名字，称自己为“白色香肩”，身份是一个22岁俏皮可爱的小护士。我跟聊天的朋友说，我只和自己所爱的人上床，我说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为爱流过眼泪。有个失恋的孩子告诉我：他用一秒钟失去了一个人，用一分钟喜欢